本版園地公開，歡迎惠稿。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詩歌、文學翻譯、作家評論、文壇動態述評，均受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稿件一經刊出，即酌致薄酬。投稿請至tk1902617@hotmail.com

老房和街區的新生

□吳 捷

也許，有朝一日，他們將重現春田的光輝歲月，還她原有的繁華和尊嚴。

Basil和Claudia住在一棟建於1882年的老房子裏。過去的三十多年中，他們花了無數心血修繕老房，聯絡鄰里，不但老房枯木逢春、重現昔日風華，也令整條街區登上了美國國家史跡名錄。

老房在俄亥俄州春田市南泉街。十九世紀後半葉，春田登上美國製造業大發展的潮頭，成爲世界最大的農業機械製造中心之一。市內有世界第二大「冠軍」牌收割機廠，每天吐出一百萬份雜誌的Crowell-Collier印廠，還有兩百多家大小廠商製造你能想像的一切：蒸汽機、內燃機、割草機、縫紉機、自行車、電扇，還有酒精、豬油、麵粉……四健會（4-H）從這裏發祥，連萊特兄弟的第一架飛機都是在這裏註冊的專利。這「冠軍之城」皇冠上的明珠就是南泉街。市長、產業家、大律師先後在此安家，一棟棟豪宅是維多利亞時代建築技藝的結晶，宣示着主人崇高的社會地位。

隨着二戰後美國製造業的轉型，春田衰落了，整個以製造業起家的中西部也得名「生銹地帶」（Rust Belt）。商號一家家倒閉、離開，印廠在電視開始稱霸的五十年代後期嚥下了最後一口氣。南泉街宅主死的死，走的走，豪宅幾經轉手，年久失修，有的被洗劫一空，有的成爲野鼠野兔的藏身之所。本地房產中介很少帶顧客來這一帶看房。南泉街成了春田臉上的一個特大贅疣。

Basil就是在那時花了兩萬美元買下南泉街這棟老房的。是1977年，九十五歲的老房已改建爲四個單獨出租的公寓，原先的內部結構改得面目全非：門拆了，門廳改爲洗衣房，水漬漚壞了鑲木地板，四壁黯然無光。可是Basil一眼就愛上了老房的內外設計。這個木匠的兒子認出房子是Eastlake-Stick式樣。那是由英國人Charles Eastlake（1833-1906）於十九世紀後半期在美國普及的一種建築樣式，外牆遮以窄橫牆板，門廊和台階旁有紡錘形立柱，正面是幾排長方形對窗和弧形斗拱。在門廳，他認出牆壁的木料是暗色的櫻桃木和淡色的白胡桃木，地板則嵌有一條條白橡木。他走進一個個房間，地板和牆壁的木料和木工將他迷住了，只顧張着大嘴東看西摸，當即拍板買下，而且決心把它修復。兩萬美元將這棟老屋從朽壞和任意翻修的命運中救了出來。四年後，Basil和Claudia喜結連理。從此，他們的大半生命都注入了老屋的修繕工程。

我初見Basil時，他已過知天命之年，鬢髮斑白。七十年代中期，他還是個留着長髮和翹鬍子的瘦高個，在大學主修音樂，Claudia在同一大學讀教育。有一年，學校派合唱團去歐洲巡演，Basil唱男高音，Claudia唱女高音。二人其時已相識，Claudia早已芳心暗許，奈何Basil一直渾然不覺，令她好不懊惱。歸途，合唱團在紐約轉機。大家都坐上了小火車，才發現Basil不知晃到哪裏去了。Claudia當即跳下車，在機場滿世界地找，終於在一個角落找到了Basil。他當時正張着大嘴四下觀望，茫然若失。

「那一瞬間，」Claudia告訴我，「我就知道自己今後的人生會是什麼樣了。」她和他此後三十多年的生活正是那樣的：Basil丟三落四，總在張着大嘴找東西，Claudia則細心地照顧他，幫他打點一切。她不是春田本地人，曾有朋友勸她不要嫁到衰敗的春田去，她不以爲然。初次同她交談，便發覺她吐字清晰，手勢斬截，後來才知道是職業習慣。她是小學老師，在學校和孩子們廝混，總也不得閒；還參加了兩個教堂唱詩班，在主日學校做義工；當然，還有老房子裏裏外外的打理。即便如此，我智齒發炎做手術後，她還來電問候，後來又寄了張卡片來。「我閒不住。」她承認，又補充道：「只有書能讓我靜下來，坐下一讀就是幾個小時。」一次她問我：「哪種動物最能代表你的性格？」沒等我回答，她指着窗外樹杈上蹲着的一隻松鼠說：「我大概是松鼠，東奔西跑總也不停。」說着雙手垂在胸前，不斷齧咬下唇，作松鼠狀。

夫婦二人在工餘將老房外牆的舊漆磨去，重新粉刷；將地板用砂紙打磨平淨，並重新油漆地板和天花板；修復了陽台、立柱和樓梯扶手；重做了鑲木地板和壁爐的陶瓷面飾；還重裝了所有窗框。三十多年後的今天，他們依舊在星星點點修補着。Claudia給我看過她手頭的工作：廚房門後面，某個從前的租客塗了一大片白漆，她正用砂紙一點點將白漆打掉，盡量不損傷木料的表層。雖然沒有任何訪客會去看廚房門後是什麼，但她不是爲訪客才做這一切的。站在門廳時，Claudia拿給我看幾張老屋八十年代初的照片，又指給我看他們年來修復的各處，說：「有時我能聽見這房子在說：『謝謝！謝謝！』」她眼中閃着喜悅的光。

他們並沒有任意粉刷或修補。每一處着手之前他們都做足功課，在建材和結構上盡量維持原狀。儲藏室的天花板和牆紙仍是1882年初建時的原樣，位於閣樓的僕役室也保留了下來。已經朽壞或破損的，他們就一次次跑圖書館（在那個沒有互聯網的年代），找出原先的設計圖案和材料，一切「依舊」修復，絕不爲了省錢或省事而摧枯拉朽、以新換舊。除非實在損毀得不像樣了，他們才換上同樣材料、顏色和樣式的新部分。Basil在後院搭了個木工房，買來合適的木料，自己就能做出各式花樣來。爲了使傢具配得上老房的木工、色調和氛圍，他們走訪古玩店、舊傢具店，參加拍賣會，購來符合維多利亞晚期式樣的老傢具。一切都不靠心血來潮或一廂情願，而是基於歷史資料、採用眞材實料的照舊修復。最初的熱情慢慢化作習慣性的堅持，細緻的修補成爲每天生活的一部分。漸漸，「修好它」不再是唯一的目標和動力，整個過程考驗了他們的意志、體力和彼此的扶助。他們一片片、一點點地保存了歷史和記憶，老屋也從一個大垃圾堆化作南泉街最美的房子。

就像世上許多其他城市一樣，春田也有「好區」、「壞區」之分。好與壞沒有清晰的定義，在美國，人們爲了「政治正確」，大多避談這個話題。但許多人（尤爲社會的中上層）腦中都有一條清晰的線，將一座城市劃爲幾部分，盡量不踏入「壞區」半步。Basil和Claudia在春田定居時，好些人以爲這兩個當老師的瘋了。「住在那裏你們覺得安全嗎？」一次，有位家住「好區」的老太太問他們。過去三十多年裏，他們從未覺得不安全。在南泉街他們結識了不少街坊，從修繕自家的老房子開始，這群人志在保護春田的建築遺產，而且希望逐漸提升社區形象，振興春田。

1976年夏，春田本地人Michael Lawrence在南泉街買了棟房子。老房又破又朽，他只花了三千元出頭就到了手。和幾位鄰居一商量，次年就成立了南泉建築保護協會，Basil獲選爲助理會長和理事之一。1978年夏，六戶人家（包括Basil和Lawrence）組織了面向公衆的第一屆宅邸參觀活動。這六戶人家都是最近三年在南泉街買的房。他們修復了殘破的窗戶、水浸的房簷、朽壞的牆壁，清除了幾大車垃圾，將初綻新顏的老房介紹給社區。參觀宣傳頁的簡介部分寫道：「許多房屋的建築技術高超，屹立多年，氣象莊嚴，但長年未得到應有的珍視。」此後宅邸參觀活動每年都會舉行，南泉街上參加的住家越來越多。許多房主就像Basil夫婦，喜愛老房子，買房時即已決心修繕，有幾家已有修復、維護老房的經驗。他們都清楚這未來的工程要花費多少時間和耐心，也知道好幾位街坊鄰里有着同樣的心願。社區堅韌的經緯線就在這個過程中織成了。到了1983年，南泉街終於列入美國國家史跡名錄。春田市在2003年建立起古蹟保護聯盟並組織步行遊覽市內幾處歷史街區時，南泉街加入了遊覽地圖。近年，南泉建築保護協會開始出版每月通訊，包括老屋修繕入門和本地能工巧匠名錄，並與房產中介溝通，帶他們參觀南泉社區，希望招來更多購房者。從一家到一街，從一街到一市，當初幾個有心人的夢想，正在慢慢成形。

坐在老屋客廳裏聊天時，我向Basil夫婦說起永井荷風筆下大正初年四處大興土木的東京，古廟古樹轉眼間化爲租屋和工廠；說起中國在不同年代、不同口號下砸爛、剷平、填埋、拆毀的古墓、牌坊、古城牆、四合院、石庫門……Basil說：「美國人被資本主義牽着鼻子走，也喜歡新東西。我們的稅法也鼓勵造新房。」停頓一下他又說：「我當然希望自己的房產升值，但我修繕它主要是爲了保存歷史。有些老房子的建築技術和木工，在今天是難以複製的。保存也是發展啊！你看，我們和鄰居保存了這些老房，整條街不是因而變美了嗎？」

夫婦二人和他們的鄰居，就像對待自己的老屋一樣看待南泉街和春田市。他們是伴着春田的衰落長大的一代。衰落的主要原因是產業轉型和長年的經濟萎靡，但本地一些居民的忽視和無所謂態度則繼續將春田推向深淵。當這些人在腦中劃出市內「好區」、「壞區」的界線時，當他們以鄙夷和絕望的口氣談起春田時，Basil和Claudia搬到了南泉街。在那裏他們修補老屋，打理花園，聯絡鄰里組織參觀活動，還與另幾個本地建築保護協會、基金會和政府聯手，進行着一場緩慢無聲的變革。也許，有朝一日，他們將重現春田的光輝歲月，還她原有的繁華和尊嚴。那要花很長、很長時間，從修繕自家老屋的過程中他們早已明白。可是他們不抱怨，不絕望，只是日復一日做着看似簡單的工作，並一點一點將工程向家外、向社區推進。因爲他們知道春田是從何等的繁榮衰落至今的，從那悲傷而褪色的油漆下，他們辨認得出原有的精美花紋和木工。這群普通人有着非同尋常的歷史意識。從歷史他們知道自己從何處來，將往何處去。這樣的人，無往不不利。

• **吳捷**，北京人。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系，華盛頓大學（西雅圖）博士。現為美國某大學終身教授。作品散見於《大公報》、《香港商報》、《世界日報》、《世界周刊》等。

減肥的磅秤

□朵 拉

磅秤是新買的，爲了減肥。

大家都說，減肥的人應時常秤一秤，不管體重是增多或減少，可當成一種提醒或鼓勵。若見增加，趕緊減食，要是體重跌了，本來應該繼續努力，讓瘦上加瘦。可惜每一次看到磅數降低，開心之餘不忘給自己獎賞：多吃塊蛋糕，多吃個冰淇淋。飯可以不吃，飯後甜點是她的情人，日思夜想，放不下呀！

對瘦的追求，她認爲比追錢還難。身爲電子商務專家，每天坐對電腦，根本沒時間運動。原本就嗜吃零食，電腦邊擺着小餅乾小零食乾果堅果等種類繁多，有時順路買點蛋糕甜品三文治，越忙越是隨手抓一把，放在嘴裏咀嚼，甜鹹小食之外，再加三兩瓶汽水或鮮奶或咖啡或茶，一天下來，既然不離電腦，也不離椅子，更不離零食。

不必醫生說，家裏的老人時常念念有詞：久坐的毛病很多！你別不聽話呀！

毛病尚未來到，她充耳不聞，置之不理。最令她氣惱的是肚腩的肥肉，她聽過別人用粵語說別人「那個人，帶個肽圈周圍走。」她不懂粵語，探聽一下，意思是帶着輪胎圈到處走。方言說話生動活潑，卻叫她刺耳極致。

體重是無聲的歲月，不知不覺中，和年歲一樣悄悄地增加。本來就略嫌珠圓玉潤，最近鏡子裏的身材日益向橫發展。

這樣下去不行。默默地她自我提醒。開始在網絡尋覓減肥方式。一打減肥兩字，成千上萬條的去油脫脂方法馬上出現。當然選擇具有說服力的廣告術語鏈接進去閱讀。「要麼瘦，要麼死，堅持每天減肥，做最苗條的自己，最自信的自己！」「減肥，瘦身，塑形，來一場瘋狂的瘦身吧！」不到二十分鐘，她便眼界大開，原來：「晚睡會造成肥胖，不一定是吃。少吃也不見得會瘦，而是要有規律並定時進食。」她還獲得一個驚訝：「自己長年累月在吃的，最喜歡的食物，居然是垃圾食品。」

平日喝的碳酸飲料、果汁、咖啡、奶茶等，全爲肥胖罪魁禍首，最好的解渴飲品是水。沒有味道的飲用水，喝水可提高人體的新陳代謝，加速排出體內的毒素。兩三天才上一次大號叫便秘，和少喝水有直接關係。平日最喜歡吃煎炸食物，必需都戒掉，（毒癮要改，有這麼容易嗎？）如果眞要減肥，往後的食物，應改水煮或清蒸，多蔬菜少肉類。所有的甜點都需節制。最愛的宵夜習慣非除不可。

看起來不難。她邊閱讀邊想。零食少吃，煎炸物不吃，甜飲品不喝，咖啡和茶也戒掉。她對網絡裏的「節食篇」下定決心。一邊嘆息，可惜贅肉不是寫錯的鉛筆字，要不然，用膠擦塗兩下就消失，該有多好呀。

「運動篇」裏的建議對從不運動的她難度稍高。每天多走路，平時不搭電梯盡可能爬樓梯，對害怕流汗的她實在不容易，但是，爲了減肥，她咬緊牙根，下定決心。

「每天運動一到兩個小時。」看起來簡單的一個句子。她想，一定辦得到。

爲了運動，先是買跑步機，跑了兩星期，汗流不少，體重沒減，有人說踏腳車機效果更好，她立馬去換了一個。踏一次腳車，腳酸一星期，她有了休息的理由，一個月踏三四次，她算一算，應該是有的。上了磅秤一看，體重怎麼像固執的老人，堅持執著，絕不下降。四處探詢，上網搜索，有人說划船機更有效，她趕緊再更換。每一次換運動器材，都要損失不少錢，爲了減肥，她對朋友說「在所不惜」。

不只是花錢在所不惜，她在智能手機下載許多減肥菜單，「享瘦」方法。每天打開來看一遍，漸漸對吃什麼喝什麼才能夠消瘦，吃一個甜品有多少卡路里等等，她都瞭如指掌。

朋友相遇，提到減肥，她最清楚。大家見到她都要提問。「怎麼去脂肪？」「怎麼吃最健康又能變瘦？」「什麼運動去除贅肉？」

她的建議裏蘊藏豐富經驗：「別喝甜的，飲料不加糖。勿食油膩煎炸物。食物以高纖維，低熱量爲前提。三餐定時不亂吃，特別是宵夜，最好完全禁止。」大家提起運動減肥，她也有周全的運動計劃：「每天運動起碼半小時，理想是一小時，最好做到流汗才停止。今天沒時間做，明天要補，不許半途而廢。」

說得頭頭是道，大家茅塞頓開。

她的減肥學問很高，公認是導師級了，但她的體重不但沒減，似乎還有日益發胖的趨向。

比起從前，她吃得小心，量也稍減。她承認有時吃甜品，有時也吃油炸物，有時喝甜飲料，有時吃宵夜，但不是沒原因的。吃甜品，因心情不好，人家都說甜品讓人快樂。吃油炸物，一個星期才兩三次，不算多，比起從前幾乎每一餐都是油炸食品，這樣吃算少的。甜飲料通常是那一餐飯後沒吃甜品，從前是甜水加甜品，現在減一半。吃宵夜也有良好理由：晚餐吃得少，既然分量小，夜裏又吃一餐，不算多吃。

運動縱然不是每天，一星期也有一兩次。喜歡時候就踏上划船機划個五到十分鐘，感覺又累又喘了當然要休息，反正器材已買在家裏，隨時可以運動，無需擔心。

從她開始實施減肥計劃至今半年，她站上磅秤的時候，體重總是沒減少。

她懷疑她的磅秤有問題。

• **朵拉**，馬來西亞著名華人女作家、畫家

季節二題

□夏智定

深秋

所有的色彩凝重了心情
海棠花和三色菊都有思想
秋之斜陽掛着晚唐詩意
沉沉西去的今日在霞光中半圓了滄桑

暮色之青霄高遠得如此深沉
四季的故事在十億年後仍在歡唱
總有一種意境任賞秋者徘徊
總有一首小詩品來如此悠長

公園綠椅上，一位老婦人靜靜坐着
她說：我就是深秋，看我多麼吉祥
哦，她坐在自己的快樂和輝煌中
一襲紅衫，在遠去的紅日中越染越亮

初冬

雁陣早天，遠方的樹林已亮着冷色調
君子蘭和山仙花開始討論嚴冬中的驕傲
地球旋轉着某種深情並將雪花編配成名曲
而詩人們在準備迎接一年將盡的淒美和歡笑

很多日子在回憶中閃耀一重重哲理
很多人物在春夏秋之際把幸福找到
此時的北風寒冽得很悲壯很深沉
如交響樂章一段尾音：宏遠幽渺

有人將初冬喻為人生之桑榆晚景
卻忘了梅花枝上高貴無比的鬥香爭俏
哦，初冬是一重可以品量的透明時光
給你或給我很多快樂命題來推敲

• **夏智定**，香港作家，詩人

秋天是一種告別

□平蘋

秋天是一種告別
告別你青澀的年華
告別你童年驚人的能量
告別你那小小卻柔軟的觸角
告別你青紅色的衝動

秋天是一種告別
告別沉甸甸的莊稼
告別虛構的故事
進入眞正的情節
和出人意料的尾聲

秋天是最眞實的豐滿
色彩畫廊令人陶醉
秋天是最難忘的惆悵
你走進去就走進了未來
你走進去就走近了將來的你

當你並不想告別
秋天已幫你完成了告別
當你並不想長大
秋天已把你推向秋天

• **平蘋**，社會學博士、教師、旅美女作家，著有《這也是美國：我的觀察與隨想》。